

七彩寶石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作者、夫人和小学时的老师摄于教师节

作 者 小 传

王栋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喇嘛台沟村，一九五〇年小学毕业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曾任税务局科员，广播站编辑，《昭乌达报》记者，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五年入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为研究生，一九六五年出席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毕业后回昭盟（现赤峰市）任报社副总编、党委副书记，现任赤峰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百柳》文学月刊主编。一九七九年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其作品有：长篇小说《草原明珠》、《金驼峰》，中篇小说《王栋中篇小说选》和短篇小说集《查干河在欢笑》、《猎场传奇》等。

王栋的作品，大部分反映民族生活，热情歌颂民族团结，作品格调清新、幽默、明朗，人物性格鲜明。

中興歌校歌 (1951年)

伟大的人民的力量，
有誰敢来阻挡。
我们的中國放出万丈光芒。
传播大业落在我們的肩上。
我们有钢铁意志，
寢麦財政而安邦；
我们有合理的政制，
推動社會而生產。
我们是忠誠朴实的人民工作，
我们是廉洁助能的能工人矣！

.....

序

王栋

王栋和我同属五十年代学习起步的小说作者，走着大体一致的创作道路。因敬其人而爱其文，我是先认识王栋这个人以后，才开始认识他的作品的。

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正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张长弓、杨哺和几位要好的文学同行，每人“揣着一肚子生活材料”从内蒙古大草原上来首都北京酿制作品。他们到东城北门仓寓所看我，使我跟其中的王栋结识。我俩一见如故，很有“恨相见得迟”的感慨。接着，我和他们这一伙结伴住进西山八处作家写作所。在不算短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朝夕相处。在饭桌前，在灯光下，在散步的山坡上，我们谈生活、谈艺术，谈为人处世的观点和爱憎。我对王栋的人品有了不少的了解。分别后再度接触，交情加深，于是很想了解他的作品。我认真地读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查干河在欢笑》。他的作品跟他人品一样，内容扎实、味道纯正，充满着对人民、对社会、对大自然的由衷而发的热烈情感。以后每当他有新作问世，凡是我能够见到或找到的，总要怀着欣喜的心情一睹为快，越读他的作品，越增加我对他为人的了解和敬重；越是了解和敬重他的为人，也便越增加我对他作品的喜爱和珍惜。

王栋的幼年时期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完全是靠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勤奋刻苦的自学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走进了文学的大门。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便在文苑中崭露头角，写出了

一篇又一篇颇具特色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得到文艺界的注目。一九六〇年，他进了内蒙古大学文学研究班。研究班为在那里学习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了理想的学习、研究、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的条件。在五年的研究班生活中，王栋不但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艺术视野，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而且又写出一批更加显示他自己创作特色的小说作品，使他的创作生涯跨入一个新的里程。仅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两年里，王栋同志就在全国报刊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查干河在欢笑》。由于他创作成绩比较突出，被内蒙古自治区选为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王栋的作品内容，都是取材于内蒙古半农半牧、蒙汉杂居地区普通群众的普通生活。类似题材的作品我读过一些。相比之下，王栋的小说更来得质朴、浑厚和真实，而没有油滑、漂浮和虚假的毛病。读他的小说，极少受到电闪雷鸣般地激动、却如春雨纷纷，点点入地——使你在作家的谈笑风生之中，触及到生活的脉搏和节奏，心田里感到一种别有一番滋味的艺术魅力。

王栋的作品收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决非单靠才气和灵感轻而易得，尤其不是那些坐在大楼里和风景区宾馆，舒舒服服地从外国文学名著中“套购”点“路子”就写成了的“佳作”所能相比拟的。王栋出身农民，少年时代当过放牛娃。以后，他多年从事基层工作，自觉地与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在他成名之后，仍然是一有机会就到农区和牧区参加社会实践。在生活中，他从不以“作家”自居。他跟农牧民一起放牧畜群，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茶，住同一个蒙古包，睡同一条土炕，甚至伙盖一条被子。农牧民总是把最知心的话告诉他。……我一面读王栋的作品，一面联想他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跟农牧民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苦在一起，乐在一

起的情形；从他的作品里散发出来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活跃着的结实的人物形象，同时也用自身的力量印证、补充、发展着我的联想。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真实的文学作品，是依据真实的素材提炼概括而成的。通常所谓“创作是艰苦劳动”，其“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支付在对生活素材的吸收、积累和提炼、概括的过程中。伏案执笔的起草、修改和抄写，顶多占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王栋正是遵循这样的规律，进行着创作劳动的。

一九八三年，王栋在一篇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的文章里有一段自白。证实了我的感觉和推论，他说：“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和几位蒙族作家乍到锡盟乌珠穆沁旗阿尔山宝力格公社的时候，道道难关就象跟我作对似的排队而来：地区是那样的偏僻，交通是那样不便，语言半通不通，生活又那般艰苦，使我曾产生调换地方的想法。当我一想起毛泽东同志关于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人民群众的教导，精神就振奋起来，全身充满了克服困难的力量。”

王栋把这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终于在七十年代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草原明珠》。这部反映草原学校生活的长篇小说，进一步发挥了王栋同志作品语言美、情节奇的特点，幽默风趣，充满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鲜明地塑造了女教师马兰、道尔吉，小学生乌兰花、敖日布、莫乎黑，牧民巴拉登、杨吉玛的形象，作品出版以后，受到好评，连续再版，荣获自治区创作奖，并译成了蒙文、朝鲜文。

到了八十年代，他的笔触伸延到更新的生活领域：写了以国际友人为作品主人公的《梅花鹿》；以“反思”为立意的《七彩宝石》等等。

近两年来，王栋同志在从事文学艺术领导工作的同时，勤

奋笔耕，又创作出一些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中篇小说《牛的喜剧》，以诙谐的笔调、深刻的主题、妙趣横生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草原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使人读来忍俊不止。此外，长篇小说《金驼峰》的创作也已完成，开始在《鸿雁》杂志上连载，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标志着王栋同志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艺术特色充分地显示了作家浑厚的艺术修养。

他的中篇小说结集《王栋中篇小说集》，已被列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献礼丛书，出版部门还将出版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

王栋同志从事创作三十多年，创作出二百多万字作品，取得可观的艺术成就。对此，张同吾、温小狂、王向峰诸君都有中肯的评论（分别见《百柳》、《草原》、《鸭绿江》），我这里不必多说了。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的，是王栋那艺术上的无私精神。他从不把创作视为单纯的创作，而是当成搞文学事业。为了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可以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他在赤峰地区筹建文联，和文联同志一起创办了《百柳》和《西拉沐沦》，为无数刚刚冒头而又压着困难的新作者争取生长条件而奔走呼喊，等等，花去他多少精力？带给他多少苦恼？使得他少写出多少作品？王栋却在一些亲友的惋惜声中继续地高高兴兴地这样做着。一位他钦佩的老作家的话，使他欣慰：

“事业心，就是把心用到事业上。我是个作家，又是编辑，行政人员。艰苦奋斗，拿出好的文学成果，这是事业心强的表现；尽自己的努力，创出好的环境、条件，让别人拿出好成果，这也是事业心强的表现。一句话吧，心用事业自坦然！”

我们热诚地希望，王栋同志在欣慰中得到动力和勇气，在为人为文为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地攀登和跨跃！

目 录

序言	1
七彩宝石	1
梅花鹿	46
查干河在欢笑	132
巴林雄鹰	146
吃“鬼”	161
中校的母亲	178
猎场传奇	188
腊梅花	204
姊妹镯	212
莲花山下	225
虫王爷的胡子	243
假腿的故事	258
草上飞	263
“弥勒佛”	278
税工之歌	297
光明神	31 ⁹

七 彩 宝 石

在软席包厢里

绿色的特别快车，风驰电掣，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前进，远远望去，多象一条绿色的长龙在花海里遨游啊！

安静、散发着木漆香味的软席包厢，如同一间很讲究的会客室：软绒绒的地毯，套着洁白纱套的沙发床，贴面胶合板墙壁上，充满诗情画意的木纹清晰可见，漆木家具古色古香……真是太讲究了！

总工程师马跃进了这样讲究的地方，都有些拘束了。坐不好坐，站不好站，手扶着茶几，静立了好半天，这才慢慢地坐下来。他参加革命四十年，出差也有上千次了，除了出国援建，在国内乘坐这样的软席包厢，还是头一回。

论职务和级别，他早已够了乘坐软席包厢的这个“坎儿”，但在生活上，他从来不就这样的“坎儿”。他觉得，自己才是一个五十出头的人，没病没痞，出门乘坐硬板，长途睡个硬卧就满不错了。所以，即使到了购买软席包厢的级别，他也决不让国家花比硬卧多过一倍的钱，去买软席包厢客票。

这回是个例外。‘马总’到北京参加全国城市建设经验交流会，散会以后，会议上是根据每个人的职务给购买的车票，总工程师当然要给购买软席包厢了。盛情难却，马总被推进了这软席包厢。

一进软席包厢，马总看里面这样讲究，心里就很不舒服。车票已经买了，不坐吧不合适；坐吧，又觉得不得劲儿，特别是自己这岁数，何必这样讲究呢。他很怕别人注意自己，尤其是怕遇上同事和熟人。

票已买了，只好坐吧！马总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上火车后，一不睡觉，二不找人打扑克，总是就着茶几，整理出门或参加会议的笔记。这样肃静的环境，他更要充分利用了。他坐在沙发铺上，盘着腿，把枕头拿过来放在胸前，这就是很好的办公桌嘛。“桌儿”上放好一些比较新颖的高楼图案（这是这次会上交流的新的设计成果），认真地研究起来。

马总与别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着共同的特点：研究起问题来，那是耳不旁听，目不斜视啊！

马总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图纸，两个人的话语钻进他的耳朵：

“哎——咱这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庄稼佬儿，也享受享受这软席儿——这真是小老妈坐飞艇——大抖洋神儿啊！”

“咳咳，这是新政策给咱老农带来的福儿啊！”

“哦，老农坐软卧！”马总心中不由一动，觉得声音又有点熟，便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了一眼。

对面的卧铺旁边，有两个人正倒背脸站着往铺上放东西。这两个人一高一矮。高个儿穿着一身崭新的蓝毛料中山服，矮个穿一身廉价棉的确良家做制服。

“咳咳，人民铁路就是有信誉，你看这软席就是比硬席‘帅’。”那高个儿说话慢声慢语，话中习惯地带着两声干咳。

话儿实实在在，象一个庄稼人。

“哎，本真是嘛！一分钱一分货，它要不比硬坐高上几招儿，谁送给他这么多银子。”矮个儿说话一字一板，喉音很重，声音总要高出两度，给人一种加重语气的感觉。

从后身看，听这声音，都好熟呀！但是稍加思索，马总又暗暗摇摇头，暗说：“不是他们，肯定不是他们……”于是把目光又收回对自己研究的高楼图案上。

“这位领导到哪儿去啊？咳咳，噢——你在研究高楼大厦的图儿？！咳咳……”先是寒暄，后是欣赏，话中又带出了干咳声。

马总很有礼貌地抬起头来，微笑着刚要回答对方的问话，突然愣住了，两眼睁得大大的，盯住高个儿喊道：“啊，果然是你——呼噜二哥——”一高兴叫出了对方的外号，急忙改嘴，“对，振国二哥！”

“咳咳，你是马跃老兄弟！”

两双大手握在一起。

那矮个子也转过身来，眨巴眨巴眼说：

“噢，马跃同志！”

“王大队长！”马跃也认出对方，急忙把手伸了过去，“刚才我听出象你们俩，还不大相信呢！”

这个高个子是位农民，和马跃的哥哥是好朋友，从小给地主当小工，累出了呼噜病，说话总是带着咳嗽，喘气也带着“呼噜”之声，所以，马跃叫他“呼噜”二哥。

那时候，呼噜二哥因为有病，总没大精神，个子虽然不小，但腰总是弯着，脸上没有血色，两只眼睛大而无神。可是眼前的呼噜二哥成了另一个人：大高个儿挺得溜直，过去那张布满皱纹的瘦长脸，几乎胖成了圆脸，皱纹不见了，放射出红腾腾的光彩。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洪亮，也不那么呼噜气

喘了，只是还带有一些干咳声。

望着衣着讲究、精神焕发的呼噜二哥，马跃心中感叹：“这哪是那位呼噜气喘的农民呢，简直是变成一位神采奕奕的首长了……”

那位矮个子，以前是他们家乡大队的大队长，名字叫王凤。因为他说话总好把声音放高，给人一种句句话都在加重语气的感觉，所以人们又叫他“王高调”。过去他是个很福态的人，胖胖的观音脸放着细润的油光，厚嘴唇象熟透的红葡萄。现在可能是由于生活不怎么舒心吧，两鬓斑白，观音脸变成了瘦脸，而且布满了皱纹，冷眼一看，让人立刻想起重病初愈的观世音菩萨。

“咳咳，我说老兄弟，这些年你可把二哥想苦啦！进城好几趟，都没看见你，先几趟到机关找你，不是早就是晚；到你家去看你吧，你不是去开会就是被人请去搞工程设计。后来听说你又出国援外搞建设去了，咳咳，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你，嗳，对了——”呼噜二哥高兴得正要把几年的话一气说完，突然想起有事要办，忙拿出皮包，从皮包里摸出一条牡丹牌带过滤嘴的香烟，连包都没有肩，扔到马跃的沙发床上，忙三迭四地说：“老兄弟，先抽着歇一会儿，跟王凤大兄弟唠唠嗑，我有点急事，一会儿就回来，咳咳，一会儿就回来。”说着，背起挎包，大步连环地走出了软席包厢。

“看来他是有急事啊！”马跃望着他那忙忙匆匆的背影，恋恋不舍地说。

“那当然，钱儿大支的嘛！他现在是吃不好，睡不着，坐不稳，立不安啊！”王凤又在加重语气地说。

“噢——呼噜二哥现在干什么呢？”马跃急切地想知道呼噜二哥的情况。

“唉——这你还不知道，现在人家可发大财了！在莲花山

下人家办起宝石工厂，不光开采宝石，还把宝石加工成各种物件。头年是他自己单办，今年国家还投了资，入股分红。眼下，刘呼噜光人就管着七、八十号。他自己每月的工资都是千儿八百的！”

“哦，真的！”

马跃听王凤这么一介绍，心里喜腾腾的。真想不到，几年不见，呼噜二哥的变化如此之大。在国外，他也听说这两年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逐步落实，党想尽办法给农民开辟生产门路，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马跃回国以后也见到一些，亲耳听到过一些，但象呼噜二哥这样一个人——过去身体差，家庭生活那样困难，突然一下变成现在这种情景，真是连想也不敢想。马跃激动得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床前慢慢踱起步子。

“歇着吧，这么好的条件儿，享受一会儿是一会儿！”王凤说着，“腾”的一声躺在下铺沙发床上，二郎腿一翘，眼睛一眯，拿出一副真正享受的样子。他身上的尘土也没掸一掸，弄得洁白的床罩出现了土痕，尤其是他那双沾满泥土的袜子，在床单上使劲一蹬，床单上印上了泥土的足迹。

马跃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凤眯眼躺在那里，向马总问道：“老马兄弟，听说这几年你也发了一当总工程师，还出了国，钱儿挣得更多了吧？”

马跃不愿回答这些问题，岔开话题，问起他最关心的事情：

“怎么，呼噜二哥办起了宝石厂，还有那么多人给他干活儿？”

“本真是吗，那还有假！这家伙近二年小日子过得是酵母片掺上小苏达——发得喊哩咕噜的。现在银行里存的钱都三十

多万了！”

“哦，真的！”

“没错儿，我都做过调查。”王凤得意地睁开两眼，又加重语气说：“钱儿多了，就得限制限制，这不是，这回到北京办事，正好碰到了他。我也正好要跟他商量商量，到他的宝石厂里混碗饭吃呢，这家伙非要坐硬板回来，我一看，这咋行！干脆，咱俩买卧铺吧。可硬卧没有了，说是有这软板的。他还不想买，我说买吧，有钱了，不花白不花，有福不享白不享，咱也享受享受吧！他这才一咬牙买了两张卧铺，还是软的！”王凤一副胜利者的架式，两腿又翘了翘，身子还在沙发上颤悠了几下。

“恨人穷——吃着人家，贬着人家，阴阳怪气……”马跃心中自语，对王凤很反感。他知道，现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有一些人对待一些人先富起来，抱有成见。有的人在开始搞承包的时候，直吹冷风，不去实践，但见有人真的搞出成绩，并发了财，他们又红了眼。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些“红眼政策”，这是小农经济与大锅饭养成的特殊心理。

话不投机。见王凤那阴阳怪气的样子，马总不想再向他询问呼噜二哥的情况。但是对呼噜二哥的深切关注，又迫使他难以坐下来静等，他只好控制着激动的心情，在床前踱着步子，等待呼噜二哥回来。

王凤眯着双眼，似乎真的进入了享受的梦乡。

呼噜二哥的手提包旁边的一个物件，引起马总的興趣。那是一本精装的大开像片册子。

“嗬，他还有了保存照片的喜好。”马跃喃喃自语，顺手拿过那本相册。那是城里人保存照片的大页相册，红缎子护封，非常讲究，封皮上贴着四个金字：“荣誉信誉”。字写得不怎么好，马跃认出是呼噜二哥的手笔。

“嘿，这人自己还题上字了，真有意思。”马跃赞赏着翻开护封，第一页贴的不是照片，而是呼噜二哥亲笔题的一句话：“争荣誉，保信誉，为党的好政策争光！”

下面还郑重其事地签着呼噜二哥的名儿，名下盖着大印。

“哦，多么宏伟的誓言啊！”

马总为之一震。他又翻开第二页，这是一幅彩照：峥嵘秀丽的莲花山下，盖起了一座样式新颖的四层楼房，楼前停放着崭新的东风牌汽车、吉普车，穿着洁白劳动服的工人，喜气洋洋地在楼前忙碌，彩照上端一行字：

我们的厂房

彩照下面一行字：

欢迎前来洽谈业务，欢迎参观指导。

“啊，这确实是真的！”总工程师看着家乡出现的奇迹，热血沸腾了！

第三页贴的彩照更精彩——在“我厂的产品”标题下，是七种石料的彩照。

七种彩石，形状奇特，色彩鲜艳，赤、橙、黄、绿、青、蓝、紫，色色俱全。红色的红得耀眼，黑色的黑得闪亮，白色的白得透明，绿色的绿得爽目。每块石料，又各色相交，组成奇异的画卷——有的象青山挂雪，有的象松柏迎宾，有的象悬崖垂瀑，有的象碧野花红……彩石照片下面，是一位名作家的题字：“七彩宝石，色景俱佳。”真是恰到好处。

马跃想起，在国外的时候，一位美国友人在中国的草原新城援建牧场时，弄到一块牛角形的红色宝石，只有小拇指大小，他就如获至宝，回国以后大宴亲朋，以示庆贺。马总断定，那块宝石，就是这里的产品！

马总看得眼花缭乱了，心里充满了骄傲。

第四页在“我厂的优质产品”的标题下，是荣获省级优质

产品奖的彩照。那四项优质产品，都是这个厂的能工巧匠，选用本厂采掘的石料，按照石料的形状、色彩，经过精心雕琢而成的艺术品。每件艺术品根据造型的内容，都题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一件叫做“金驼戏柳”，一件叫做“麋鹿云杉”，一件叫做“活佛搔痒”，一件叫做“牛犊望月”。件件栩栩如生，情趣横溢，巧夺天工，价值千金！

雕刻艺术品彩照下面，镶嵌着呼噜二哥的一幅彩照——他胸前戴着大红花，正在领取优质产品的奖状、奖章。彩照下面，贴着一段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字，那正是呼噜二哥在领奖大会上，高举双手，当众宣布的那句话：“我们要争荣誉、保信誉，为党的好政策争光！”

“奇迹！神话！人民的骄傲……”马总望着一幅幅撼人心弦的彩照、望着创造奇迹的人——呼噜二哥那精神抖擞的形象，激动得双手颤抖，眼里溢满泪水。印积在脑海里的事情，也变成了一幅幅感人心弦的彩照——

升了宝帐以后

.....

“钢铁元帅升宝帐呀咳——咳咳……”

炼钢工地，广播站正播放着呼噜二哥的录音。别看呼噜二哥说话有呼噜，可是唱起驴皮影来，却有腔有调，有滋有味儿。

“大小三军细听我言——”

第二句还没落音，“啪”的一声，麦克风被闭上了。谁闭的？呼噜二哥自己。

“嗯，唱得好好的，咋闭了？！”戴着“大炼钢铁工地指挥”红袖标的王凤走过来，一挥手中的小红旗，莫名其妙地